

## 西班牙黃金時期鉅作《羊泉村》之慣用語中譯分析

古孟玄 / Ku, Meng-hsuan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西班牙組 副教授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ssociate Professor

吳敏琦 / Wu, Min-chi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 西班牙組 大三生

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junior student

### 【摘要】

隨著地理大發現，西班牙的社會經濟逐漸繁榮，而在藝術領域亦也出現了顯著發展，亦被稱為西班牙文學之「黃金時期」。在浩瀚繁多的文學創作裡，尤以戲劇最為蓬勃發展，像是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1562-1635)在《羊泉村》(Fuenteovejuna) (1609-1613)一書中，便深刻描寫了羊泉村的村民反抗暴君的故事，並在最後透過天主教雙王赦免羊泉村民，展現了君王的仁慈收尾。洛佩·德·維加雖為西班牙戲劇之魁首，但在華語世界中，對於他的作品翻譯十分鮮少，此外，現存之作品譯本年代大多久遠，詞彙使用也有些不合時代之處；再加上中國南北和海峽兩岸用詞的差異，使得譯本在用字上可能造成讀者理解上的問題。另外，在句構上也可看出受到西文句構影響的痕跡，因此，本研究採用描述翻譯的研究方式，並配合「歸化」與「異化」的理論，以觀察譯者在翻譯時使用之技巧，希冀能透過此篇研究增加大眾對於經典文學譯注的認識。

### 【關鍵字】

羊泉村、洛佩·德·維加、歸化、異化、描述翻譯學

**【Abstract】**

Between the fif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the age of discovery heralded the arrival of colonialism and capitalism in Spain. Economic growth and territorial expansion led to increased prosperity, which in turn allowed the arts to flourish. During this so called "golden age" of Spanish literature, the fertile minds of literary masterminds gave rise to vast and varied creations of which drama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Dramatists like Lope de Vega (1562-1635) made brilli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anish drama. In his masterpiece *Fuenteovejuna* (1609-1613), Lope de Vega provided a fictionalized account of the *Fuenteovejuna* rebellion. In *Fuenteovejuna*, Lope de Vega conveyed his political ideals and expressed his empathy toward the peasants. Although Lope de Vega is the master of Spanish drama, only a few hundred of his plays have been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Moreover,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most of the existing translations are antiquated, and the usage of vocabulary is somewhat out of dat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adopt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which considers translation far more than simply the transition between symbols. Each translation is produced under a specific cultural background. Any description and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practi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its inherent context. Hence, this study will use this theory as the basis, and try to use the techniques of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of *Fuenteovejuna*. Nowadays, the investigations about the translation of "*Fuenteovejuna*" are relatively rare in Taiwan and in China; therefore,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paper, we can increase the public'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of classic literature and promote the reading of these masterpieces.

**【Keywords】**

*Fuenteovejuna*, Lope de Vega,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一、引言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可以發現西班牙在八到十五世紀時一直受到摩爾人<sup>1</sup>的影響，直到 1492 年，天主教雙王征服格拉那達(Granada)後，才真正驅逐所有摩爾人的勢力，建立一統一的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國王和平民百姓為了民族的共同利益，常常聯手削弱封建勢力，亦即傳統歐洲社會的莊園主。對於當時內憂外患的西班牙而言，王權是當時帶領民族走向進步之明燈，也因此，在《羊泉村》(Fuenteovejuna)中，洛佩.德.維加(Lope de Vega)描寫了人民團結戰鬥的精神，歌頌農民不畏強暴的正義鬥爭，並塑造勞倫夏(Laurencia)的巾幗英雄意象。在這篇作品中，可以明顯發現作者的政治傾向，他同情農民，排斥封建貴族，並如同所有文藝復興時期學者，擁護賢民的君王。洛佩.德.維加將暴君和明君放在同一歷史大舞台上，藉由暴君費爾南(Fernán)的荒誕無度對比國王 Don Fernando 的廉政愛民。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洛佩.德.維加想要透過文本所表達之社會主義思維及女性主義思維。此外，在作品中，洛佩.德.維加也帶入了宗教色彩，當自稱羊泉村主人的隊長費爾南魚肉鄉民時，村民痛斥他是「殘忍的魔鬼」及「邪惡的尼祿」。在村民心目中，他違背了上帝的旨意，已經失去了擔任羊泉村主人的資格。當聽聞隊長「你們不都是屬於我的嗎」及「我是你們的主人」的陳述時，羊泉村全體村民斬釘截鐵地回答：「我們的主人，是天主教國王和王后。」他們對天主教國王和王后充滿了美好的期待，同時，也帶入了對於宗教虔誠的意涵（吳澤義 1985: 5-13）。然而，面對這樣經典的劇本，在華語世界中卻鮮少有對於此文本的翻譯本或是相關研究；此外，譯本的年代也早已久遠，除了有些詞彙是不符合現今用法的問題外，甚至有語法錯誤，冀望此研究可幫助西班牙文學的翻譯進展。

而在實際應用層面上，在《翻譯理論之演變與發展:建立溝通的翻譯觀》一書中，作者提及在翻譯戲劇時，有時為了達到效果，不得不刪改劇情內容。語言之變動，更是常有之事。反之，我們也不能為了保持某個字句，而犧牲了整體的劇情或是效果。胡功澤(1994:131)曾引用穆寧(Mounin)所言：「(在為舞台翻

---

<sup>1</sup> 穆斯林，在西班牙文中指稱異教徒。

譯時，)首先要忠於原著在原來演出國家裡造成舞台效果的成分，然後才忠於原著裡每個句子的字、文法、句法，甚至風格。〔…〕假如前後兩者不可得兼時，應該先考慮把舞台效果翻譯出來。」此外，戲劇一直都是為某一特定的觀眾而寫，為了引起立即的舞台效果，觀眾的文化背景對於劇情以及表達方式有決定性的影響。由此可見，如果在翻譯時只為了將原句意思呈現，而疏於考慮到劇情或是其意涵，容易造成觀眾的誤解，尤其當原句出現諺語或是一些手勢動作時，若未考量到各地風俗習慣以及文化的差異，將使讀者不易理解劇情內容。

韋努蒂(Venuti)曾引用過布朗紹(M. Blanchot)的言論：「翻譯是純粹的差異遊戲：翻譯總得涉及差異，也掩飾差異，同時又偶爾顯露差異，甚至經常突出差異。這樣，翻譯本身就是這差異的活命化身。」(羅選民 2004:103)而馮全功(2019:5-13)認為翻譯本質上是一種「跨文化交流活動」，如果沒有差異的存在，也就不會有歸化和異化的存在，「掩飾差異」是歸化，「顯露差異」或「突出差異」是異化。其中，文化差異包括語言、詩學、意象、思維等多個維度，而歸化和異化可以分為三個層面，即句子上的方法層面、語篇上的策略層面和對待異域文化態度上的倫理層面。任何翻譯，只要變換了語言，便有歸化的存在，異化也都是以歸化為基礎的，所以韋努蒂才說：「歸化的翻譯不是異化，但異化的翻譯只能用歸化的語言」(郭建中 2009:44)。然而，「歸化的語言」往往也有異化的痕跡，不然也就不會有「翻譯腔」的存在了。由此，筆者試圖探討在《羊泉村》的譯本中，譯者所使用之技巧及其對於慣用語的分析手法。

## 二、慣用語的中西翻譯分析

本研究的主題為西班牙在黃金時期著名作家洛佩.德.維加的知名著作 *Fuenteovejuna* (Lope de Vega, 1981) 以及其中譯本內容探討。目前搜尋到的中譯本有二:較古老的版本為《羊泉村》(朱葆光譯, 1962, 北津人民出版社, 例句用 TM1 指稱); 另外一本為《羊泉村》(尹承東譯, 1997, 重慶出版社, 例句用 TM2 指稱)。在本研究中將會參考這兩本譯本去做探討，並針對文本中的慣用

語的中西翻譯加以分析，將之細分為 1.原文為慣用語，譯文也是慣用語，2.原文為慣用語，譯文為非慣用語以及 3.原文為非慣用語，譯文為慣用語三項探討。而在分析的過程將一併討論繁簡中文習慣用法的差異，抑或是其他更適合的翻譯方式。

## 1.原文為慣用語，譯文也是慣用語

### 1.1 運用成語進行翻譯

此類語句在翻譯上是使用成語進行翻譯，使得語句更加文雅，也使得詞藻更加華美，然而，有時成語的運用並不全然都會使得語句變得典雅，反之，若運用不當甚至可能會造成讀者在理解上的困難，甚至產生語句情境錯誤的情況。以下將會針對在《羊泉村》的兩本中譯本中運用成語進行翻譯之語句。

例 1 當 Comendador 說如果 Maestre 真是那麼沒禮貌的人，使得大家都討厭他，人們早就想"poner la boca a sus pies"(Lope de Vega 1981:83)一句中，"poner la boca a sus pies"直譯意思是「把他的嘴巴放到腳上」。在 TM1 中是將之翻譯為「碎屍萬段」。然而，在 TM2 中則將之翻譯為「跪倒在他的腳下」，兩句意思南轅北轍。但"poner la boca a sus pies"的意思是將某人的頭放置到其他人的腳下，具有羞辱的意涵，因此 TM2 為誤譯。

例 1: TO: Si supiese un descortés cómo le aborrecen todos y querrían de mil modos **poner la boca a sus pies**, antes que serlo ninguno, se dejaría morir.(83)

TM1:如果他真是那麼沒禮貌的人，惹得人人討厭，不等他自殺，人們就**將他碎屍萬段**。(8)

TM2:一個人傲慢無禮，定會遭到眾人的厭棄，大家寧肯**跪倒在他的腳下**，也絕不願像他那般不懂禮儀，當失禮者明白眾人對他如此厭煩，定會羞愧地無地自容。(4)

例 2 之語句背景為 Flores 在向 Comendador 報告自己似乎打了 Frondoso 之事。原文中的"de oreja a oreja"(Lope de Vega 1981:131)之意為「從左耳到右耳」，較常看見的用法有像是以下語句: "...noté que su cara me sonreía **de oreja a oreja**..."(Vargas Llosa 1977: 377)，意為「我注意到他對我擺出一抹大大的微笑」，

因從這個微笑「從左耳到右耳」代表其為一個大大的微笑。而在此例子中，Flores 說自己打的巴掌是「從左耳到右耳」(Lope de Vega 1962:66)，可解釋為他打了 Frondoso 的左右臉。在 TM1 中，則將這種動作譯為「左右開弓」，形容雙手交替打人耳光，實為合適。但在 TM2 則將之譯為「不管三七二十一」(Lope de Vega 1997: 66)，這句翻譯為誤譯，因為「不管三七二十一」之意為「不分皂白、不顧一切」，與原文意思出現落差。而"un beneficio famoso"為慣用語，意思是「巴掌、耳光」。雖 TM1 及 TM2 皆有將此慣用語之意正確譯出，然而，在 TM2 中是將此句譯為「一頓耳光賞給他」(Lope de Vega 1997: 66)，雖讀者也可理解語句，但如果將之譯為「賞給他一頓耳光」將能使語句更加通順。另外，在"que su presencia y su capilla imitaba"(Lope de Vega 1981: 131)的 TM2 譯文中出現了誤譯的情形。本句之意涵為「那人外表很像他，再加上他包著頭巾，也很像是他」，而非「風帽和外表都不差」(Lope de Vega 1997: 66)。

例 2: TO: Anoche pensé que estaba a la puerta de Laurencia,y a otro, que su presencia

y su capilla imitaba,**de oreja a oreja** le di **un beneficio famoso**.(131)

TM1:昨天晚上，大概是在勞倫夏的門口，我遇到一個人，包著頭巾，好像是他，我便**左右開弓**，給了他**一記耳光**。(66)

TM2:昨天晚上，我想在洛倫西婭門口徘徊的就是他，風帽和外表都不差，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頓耳光**賞給他。(66)

## 1.2 運用俗語進行翻譯

此類語句在辭彙的使用上會較為俚俗，貼近人民日常生活。雖不如成語般優雅，但能減少讀者與文字之間的距離。另外，也可以藉由此類字詞來推測說話者之身分。

例 3 之情境為 Esteban 在敘述 Comendador 對於他們種植作物的種種限制。在原文中，以"calabazas"(南瓜)一字暗指 Comendador 等人是「笨蛋」。TM2 的譯者運用「歸化」技巧，將之譯為「大傻瓜」(Lope de Vega 1997: 48)，使得語句不但符合原文意涵，也變得更口語化。而在 TM1 中，譯者運用「異化」技巧，

將之譯為「笨南瓜」(Lope de Vega 1962: 55)，由「笨」字也可以看出原文想要表達之意涵，並可使讀者對此會心一笑。但在 TM1 中，譯者在翻譯"legumbres, calabazas, pepinos y mostazas"時，誤譯為「蔬菜、黃瓜、胡瓜和南瓜」(Lope de Vega 1962:55)，這些作物正確名稱依序為：「豆類、南瓜、黃瓜和芥末」。

例 3. TO: Ellos en el sembrar nos ponen tasa:dacá el trigo, cebada y las legumbres,

calabazas, pepinos y mostazas...Ellos son, a la fe, las **calabazas**. (124)

TM1:播種時他們定下規矩，什麼地方種小麥、燕麥和蔬菜，什麼地方種黃瓜，胡瓜和南瓜，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笨南瓜**。(55)

TM2:播種時，他們煞有其事的給我們立下種種規矩，這兒種小麥、燕麥和豆莢，那兒種南瓜、黃瓜和芥末…其實他們自己就是**大傻瓜**。(48)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當 Comendador 企圖染指 Laurencia，卻因 Frondoso 出現保護 Laurencia，使得他的計謀無法完成時，Comendador 所說的話："¡Perro, villano!" (Lope de Vega 1981: 121)。在原文中，"villano"一字的意思相近中文的「鄉巴佬」，為很口語、俚俗的說法。在 TM1，譯者將之正確翻譯為「鄉巴佬」(Lope de Vega 1962: 51)，使得讀者更容易理解；然而，在 TM2 中則出現誤譯，因為"villano"一字為名詞，而非形容詞，雖然「鄉下的臭狗」(Lope de Vega, 1997: 48)一詞也可以表達侮辱之意，但就會有失原文意涵。另外，當 Comendador 要打 Esteban 時，Esteban 所說之"Por señor os sufro. Dadme." (Lope de Vega 1981: 152) 也出現相同的情況。原文中出現的"señor"除了有「先生」之意，也代表對於權貴的尊稱。在 TM1 中，譯者將之譯為「大人」(Lope de Vega 1962: 102)實為合適，因「大人」指的是「在高位者，如王公貴族，或是父母長輩」。然而，TM2 所譯之「老爺」(Lope de Vega 1997: 105)雖也是舊社會對官吏及有權勢的人的稱呼，但現今在使用此字時，蘊含諷刺的意味；此外，現今大多數人看到「老爺」也會想到「舊社會官僚、地主人家的男主人」。而在 Esteban 面對他的女兒 Laurencia 所做的指控時，所說的"¿Por qué, mis ojos?" (Lope de Vega 1981: 159)亦

然。"ojos"一字原意為「眼睛」，但在西班牙文中，常使用"mis ojos"(我的雙眼)、"mi corazón"(我的心)等字來表達「親暱感」，為常見的親暱稱呼。而在此處，我們可以發現在 TM1(Lope de Vega 1962: 110)及 TM2(Lope de Vega 1997: 117)中，譯者皆將語句譯為「心肝」。值得注意的是「心」與「肝」在本意上都是人體器官，但在中文中，也常以「心肝」一詞表達親近感，用以稱呼愛人或是用在家中長輩對於晚輩的親暱稱呼。

### 1.3 小結:「歸化」與俚俗語之運用

由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原文為慣用語，譯文也為慣用語的翻譯上，TM1的譯者使用成語進行翻譯的情況較TM2的譯者為多。在翻譯技巧上，兩者皆使用了「歸化」的技巧，使得語句更貼近讀者。但仍有幾處在翻譯上，出現了「誤譯」的情形，抑或是讀者未能將語句意涵表達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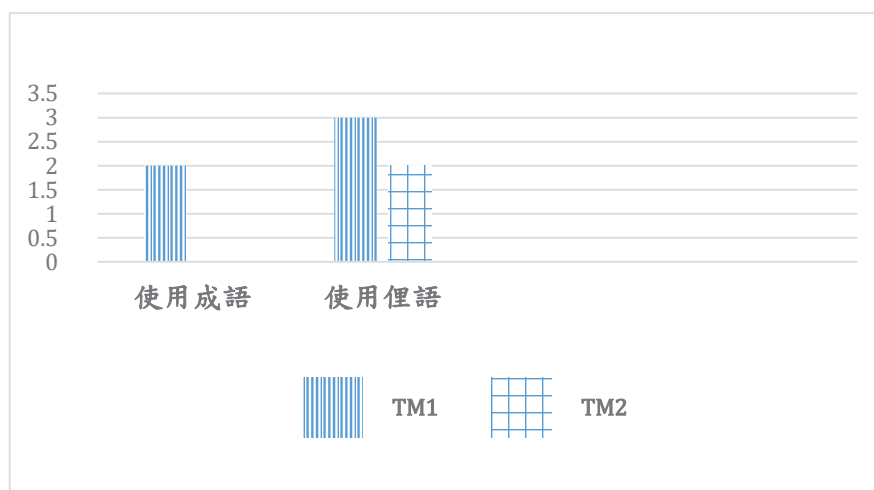


表1.原文為慣用語，譯文也是慣用語之情形

## 2.原文為慣用語，譯文為非慣用語

### 2.1 字詞之雙關意涵



在此類型的例句中，我們可以發現原句中的字詞往往具有雙關意涵，然而在翻譯上，因為譯者未能將其意涵翻譯出來，往往會致使讀者不能理解原文想表達的涵義，然而，若將該字詞直接意譯，又無法呈現原文特點。

例 4 之情境為 Esteban 在和 Fuenteovejuna(羊泉村)的參議員討論糧食歉收之事。原文中"más de treze"(Lope de Vega 1981: 123)的意思為「很多人」，因為在傳統上認為大於十三即為多數。但在 TM1 中，未將此意涵譯出，而是將語句誤譯為「雖然已糟蹋的不同尋常」(Lope de Vega 1962: 54)。另外，也出現了古西文字"contradizen"，現今用字為"contradicen"(反對，不同意)；而"treze"亦是，其現今用字為"trece"(十三)。兩譯本的選字並未呈現以上所述古西文的時代感。

例 4 TO: El año apunta mal, y el tiempo crece, y es mejor que el sustento esté en

depósito, aunque lo contradizen **más de treze**. (123)

TM1: 年景不好，越來越糟，應該把剩下的都予以儲藏，雖然已糟蹋的不同尋常。(54)

TM2: 今年糧食歉收，這些時會鬧飢荒，最好把口糧存在倉庫，儘管**許多人**不贊成這樣。

(53)

而"Yo tengo ya mis azotes, que aún se ven los cardenales sin que un hombre vaya a Roma. Prueben otros a enojarle" (Lope de Vega 1981: 153) 之語句情境為 Mengo 叫大家別再說話，因為若激怒 Comendador 一行人下場很慘。在原文中，使用雙關字"cardenales"，因為這個字除了「紅衣主教」的意思之外，也代表「瘀青、青斑、紫斑、鞭痕」，但在兩本譯本中皆未能將此特色呈現出來。而在"Gallinas, ¡vuestras mujeres sufrís que otros hombres gocen" (Lope de Vega 1981: 159) 一句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原文中出現了"Gallina"一字，此字的原意為「母雞」，但在西班牙文中，常用"Gallina"去形容某人個性懦弱，因此，在 TM1 中，譯者將此字詞譯為「懦夫」(Lope de Vega 1962: 112)，但在 TM2 中，譯者未將此意涵譯出，而是將語句直譯為「老母雞」(Lope de Vega 1997: 118)。

## 2.2 諺語背後之意涵

此類型之例句為原文為諺語或是俚語，但在翻譯時，譯者往往使用「異化」技巧，將語句直譯，雖然這樣的譯法能保留原本諺語的色彩，但也可能致使讀者在理解上的障礙。

例 5 為當 Laurencia 在跟她的朋友 Pascuala 談話時，她表示不管村人的流言蜚語，她的決心還是屹立不搖的情況。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在 TM1 中，譯者並未將"de esta agua no beberé"(Lope de Vega 1981: 91)這句俗諺的意思解釋出來，而是照著字面翻譯成「這種水我不喝」(Lope de Vega 1962: 15)。而在 TM2 中，是將之翻譯為「這般絕對的話語誰也別說。」(Lope de Vega 1997: 13)這樣的翻譯較能使讀者理解其意涵。此外，若在此處翻譯成「我才不淌這渾水。」就能使用傳統諺語去對應原文，並能促進讀者對於文本的理解。

例 5 TO: Anda ya; que nadie diga:"De esta agua no beberé."(91)

TM1:得了，誰也不會說，這種水我不喝。(15)

TM2:得了吧，這般絕對的話語誰也別說。(13)

例 6 為當 Pascuala 在批評男人的作為時所說的話。原文裡面的"judías" (Lope de Vega 1981: 94-95)指的是猶太人，因為在西班牙人眼中，猶太人通常較為小氣，所以會使用這個字來形容一個人為人吝嗇。但是在 TM1 和 TM2 中，譯者只有意譯這個字的意思，並未能呈現原文背後的文化特點。此外，在 TM2 中也出現誤譯的情況，因"anda el nombre de las pascuas"(Lope de Vega 1981: 94-95)之用法是源自 López Estrada 的 *el celoso extremeño*(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1965: 154)，意思為「辱罵」，但是譯者將之翻譯成「一切皆成為過眼雲煙」(Lope de Vega 1997: 16-17)。

- 例 6 TO: Pues tales los hombres son:cuando nos han menester,somos su vida, su ser, su alma, su corazón; pero pasadas las ascuas,las tías somos **judías**,y en vez de llamarnos tías, anda el nombre de las pascuas.(94-95)
- TM1:男人就是這樣，他們用得著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命根子，他們靈魂，他們的心肝，他們的欲火一滅，便叫我們**吝嗇鬼**。好聽的話沒有了，只剩下難聽的辱罵。(18)
- TM2:男人就是這樣的東西，他們用得著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是他們的生命，他們的一切，他們的靈魂，他們的心肝寶貝，一旦他們的欲火燃盡，我們變成為了**小氣鬼**，好聽的話沒有了，一切變為過眼雲煙。(16-17)

另外，當 Laurencia 向 Mengo 訴說 Comendador 不分晝夜對他窮追不捨時，說了 "No nos deja a sol ni a sombra." (Lope de Vega 1981: 135)。原文中的 "No...a sol ni a sombra" 為慣用語，意為「不分晝夜、不論白天黑夜」，但在中文中，並未存在一個特定的慣用語去形容這個狀態，所以在譯文上，TM1 的譯者將語句譯為「不分日夜」(Lope de Vega 1962: 75)；而 TM2 的譯者則將之譯為「不論白天黑夜」(Lope de Vega 1997: 73)。而當 Flores 在 Comendador 被羊泉村村民殺死之後去向天主教國王 Fernando 稟報時，說了 "Católico rey Fernando,a quien el cielo concede la corona de Castilla,como a varón excelente:oye la mayor crueldad que se ha visto entre las gentes desde donde nace el sol hasta donde se oscurece." (Lope de Vega 1981: 168)。在原句中出現了 "desde donde nace el sol hasta donde se oscurece"(Lope de Vega 1981: 168) 一詞，意思是「全世界，世界上」，但在 TM1(Lope de Vega 1962: 127)和 TM2(Lope de Vega 1997: 134)中，譯者皆將語句直譯為「從日出到日落的地方」，雖然這樣的譯法並無錯誤，但是會使得語句過於冗長。此外，譯者在翻譯 "varón excelente" (Lope de Vega 1981: 168) 一詞時使用成語「出類拔萃」(Lope de Vega 1962: 127)及「無與倫比」(Lope de Vega 1997: 134)來形容天主教國王 Fernando。

### 2.3 小結:「異化」與雙關及諺語之意涵

在此類型的例句中，我們往往可以發現譯者在翻譯時因為多採用「異化」技巧，將原文直譯，雖能保留諺語本身之字詞，但卻無法呈現出其意涵抑或是辭彙本身之雙關意思。另外，讀者亦可能因為文化知識之缺乏，甚至是因為各地風俗民情不同而產生在閱讀上的障礙。透過統計，亦可看出 TM1 及 TM2 的譯者在雙關字詞的詮釋上較不能反映出原文意涵，除非熟諳當地文化以俚俗用法，有時很難完整表達出完整意涵。另外，在諺語及俗語的翻譯上，我們可以發現譯者多會將語句直譯，雖然語句在詞藻的使用上沒有這麼精闢，但在讀者的理解上並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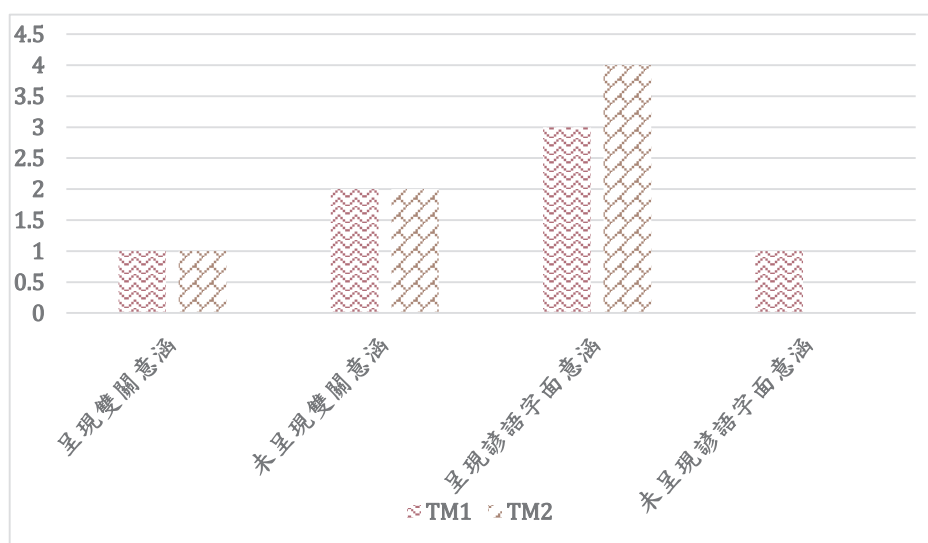


表 2. 原文為慣用語，譯文為非慣用語之情形

## 3. 原文非為慣用語，譯文為慣用語

### 3.1 運用成語進行翻譯

此類語句在原文中並非使用慣用語，但在翻譯上，譯者為使語句更加典雅，運用成語進行翻譯，更加修飾詞藻。然而，若運用不當甚至可能會造成讀者在

理解上的困難，甚至會導致語句意思出現錯誤。

例 7 之情境為 Esteban 在和羊泉村的參議員抱怨占星學家的行為。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口若懸河」、「喋喋不休」及「千方百計」來形容占星學家總是試圖想要說服老百姓，使他們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在 TM1 中出現了誤譯的情形，因為"No se puede sufrir que estos astrólogos"(Lope de Vega 1981: 123)的主詞使用「無人稱」用法，意指「大家」或是「全部人」都是，且"sufrir"的意思為「遭受、忍受」。而"...nos quieran persuadir con largos prólogos los secretos a Dios sólo importantes"(Lope de Vega 1981: 123)之意為「想說服我們上帝的秘密非常重要，不可輕忽」而非「勸我們相信，那些上帝才知道的秘密」(Lope de Vega 1962: 55)。

例 7: TO: No se puede sufrir que estos astrólogos, en las cosas futuras ignorantes,

nos quieran persuadir con largos prólogos los secretos a Dios sólo importantes.(123)

TM1:他反正不操心，那些對未來毫無所知的星象家。星象家們嘮叨不休，勸我們相信，那些上帝才知道的秘密。(55)

TM2:無法忍受的是，那些占星學家自稱能預言未來，實則是愚昧無知。他們口若懸河，喋喋不休，千方百計地讓我們相信，唯有上帝的秘密絕對不可輕視。(54)

例 8 之背景為 Barrildo 和 Leonardo 在談論印刷術所帶來的影響。在"los intentos resuelve en vana espuma"(Lope de Vega 1981: 125)的翻譯上，在 TM2 中譯者將之直譯為「良好的意圖就會變成泡沫」(Lope de Vega 1997: 56)，文字淺顯易懂。而在 TM1 中則是使用成語，將之譯為「原來的意圖，就付諸東流」(Lope de Vega 1962: 57)，使文字變得更加華美。而在"y aquel que de leer tiene más uso"(Lope de Vega 1981: 125)的翻譯上，在 TM1 中譯者將之直譯為「讀了有用的東西」(Lope de Vega 1962: 57)，但其實譯者是想表達「閱讀有很多用處」，換言之，也就是 TM2 所寫的「開卷有益」(Lope de Vega 1997: 56)。在"de ver letreros sólo está confuso"(Lope de Vega 1981: 125)的翻譯上，若直譯之，意為「光看書名

(標題)就感到混亂」。在 TM2 中，譯者將之譯為「單看標題就把腦袋搞成一瓶漿糊」(Lope de Vega 1997: 56)，使語句更加通俗。

例 8: TO: Antes que ignoran más siento por eso, por no se reducir a breve suma; porque

la confusión, con el exceso, los intentos resuelve en vana espuma; y aquel  
que de leer tiene más uso, de ver letreros sólo está confuso. (125)

TM1: 我認為，正是因為印書沒有限制，無知的人越來越多，因為書的內容混亂，達到極點，原來的意圖，就**付諸東流**，這些所謂讀了有用的東西，只要看看書名，就令人頭疼。(57)

TM2: 看到印了這麼多書，我也感到很不舒服，為不讓人變得更加愚昧，最好還是少印些書，因為書印的過濫，人們就會愈發糊塗，良好的意圖就會變成泡沫，爆炸開來成為無用之物，莫說什麼**開卷有益**，單看標題就**把腦袋搞成一瓶漿糊**。(56)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當 Mengo 想要針對他與 Laurencia 及 Barrildo 的談話作結論時，所說的" Pues desse modo no hay amor sino el que digo, que por mi gusto le sigo y quiero dármelo en todo." (Lope de Vega 1981: 101)亦然。在 TM1 中，譯者使用成語「追根結柢」(Lope de Vega 1962: 27)，使得文藻更加優美，然而在台灣，我們常用的說法應為「追根究柢」，而非「追根結柢」。而在 TM2 中，譯者使用「增譯」技巧，以「男女相愛並不存在」(Lope de Vega 1997: 25)一句作為補充，使得讀者更容易理解 Mengo 的觀點。另外，在翻譯 Flores 所說的語句時，譯者也使用了大量的成語，像是在他發表對 Maestre 的評論時所說的"Aquí no te toca nada; que un muchacho aún no ha llegado a saber qué es ser amado." (Lope de Vega 1981: 83)。若將 TO 直譯，其意應為：「現在他絕不會理你，因為他還是一個不知如何受寵愛的男孩。」在 TM1 中，為了使語句更加通順，譯者將「不知如何受寵愛」譯為「不會籠絡人心」(Lope de Vega 1962: 6)，明顯出現了誤譯的情形，因「籠絡人心」多用於諷刺那些為謀求權益而耍手段拉攏別人的人。

另外，譯者也加上了「乳臭未乾」一詞去形容團長。而在 TM2 中，譯者則使用了較為口語的方式，將語句譯為「這小子腦袋尚未開竅，尚不知怎樣討人歡喜」(Lope de Vega 1997: 5)，使語句更為生動。另外，當他叫叫村民們去迎接 Comendador 的凱旋歸來。我們可以發現在 TM1 中，譯者使用「興高采烈」(Lope de Vega 1962: 33)以表達喜悅的情緒時，而在 TM2 中，則出現了「歡天喜地」(Lope de Vega 1997: 30)去加以形容。然而在 TM1 中，「最好的桂冠就是殷勤」(Lope de Vega 1962: 33)一句卻出現了「誤譯」，因為「殷勤」通常指的是「討好、巴結」，但原文所想表達之涵義應為「熱烈歡迎」。此外，在翻譯 Flores 在和 Comendador 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時所說的"Gente de este vil lugar, que ya es razón que aniquiles, pues en nada te da gusto, a nuestras armas se atreve." (Lope de Vega 1981: 138)一句時亦出現相同情況。在 TM1 中，譯者以成語「桀敖不馴」(Lope de Vega 1962: 78)，形容村民性格兇悍倔強，傲慢不順從。此外，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耀武揚威」(Lope de Vega 1997: 78)，形容村民對 Flores 等人炫耀武力，顯示威風。而在"Gente de este vil lugar"(Lope de Vega 1981: 138)的翻譯上，在 TM2 中譯者將之譯為「這個地方的刁民」(Lope de Vega 1997: 78)，使得語句更加口語化。

此外，我們也可以發現譯者在翻譯跟天主教雙王相關的語句時，也使用了許多的成語，推測可能是因為二者本身地位崇高，文化素養較高，因此不管是他們自身說話，抑或是他人在對他們說話時，用字也會較為高雅。例如在 Ciudad Real(雷爾城，或雷亞爾城)的參議員(Regidor)前往晉見他，向他陳情表示 Comendador 的惡行，並提及當地老百姓面臨的困境時便出現此種情形，因在 TM2 中，譯者以成語「水深火熱」(Lope de Vega 1997: 40)表達老百姓的生活極為痛苦。另外，當王后 Isabel 聽到國王 Fernando 要派 Don Meñique 去保衛 Ciudad Real(雷爾城，或雷亞爾城)時，為了對 Don Meñique 表示鼓勵與祝福，說了"Partiendo vos a la empresa, seguro está el buen suceso." (Lope de Vega 1981: 117)。在 TM1(Lope de Vega 1962: 43)和 TM2(Lope de Vega 1997: 43)中譯者皆使用代表「勝利、成功」的成語如：「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使得語句的詞藻更加華美。



同樣地，我們亦可發現譯者在翻譯 Maestre 所說的話時，也使用不少的成語，因 Maestre 身分地位畢竟較高，雖然年事較輕，但所受的教育必然不差。因此，在翻譯他向 Comendador 敘述戰爭的失利以及命運的無常性時所說的。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飛黃騰達」描述得志的心態；以「一落千丈」描述失志的心態，以成語的對比性使得文字更加優美。然而，在 TM1 中出現的誤譯，因為 *si la fortuna ciega a quien...* (Lope de Vega 1981: 146) 之意為「如果命運使某人成為瞎子」，而非「如果盲目的命運」(Lope de Vega 1962: 92-93)。而在 Maestre 向天主教雙王道歉，表示自身錯誤並請求陛下開恩時所說的 "Y si recibir merezco esta merced que suplico desde aquí me certifico en que a serviros me ofrezco." (Lope de Vega 1981: 184) 亦是。我們可以發現在 TM2 中，譯者使用慣用語「效犬馬之勞」、「肝腦塗地」及「碎骨粉身」(Lope de Vega 1997: 160) 等字詞，表達願像犬馬那樣為君主奔走效力，心甘情願為其效勞之感，使得語句更加通俗。然而，我們也可以發現 TM2 的譯者出現「翻譯腔」的問題，將語句譯為「在這兒我就向陛下表示忠心」(Lope de Vega 1997: 160)，在此處若能將語句譯為「我保證之後會對陛下忠心」將能使語句更加通順。

除上述例子外，我們也可以發現譯者在翻譯跟 Laurencia 及 Frondoso 的愛情相關的語句時，也使用了大量的成語。例如：例 9 為 Frondoso 要求 Mengo 吟首祝賀詩時，Mengo 所說的話。在 TM2 中，譯者在翻譯 "Vivan muchos años juntos los novios" (Lope de Vega 1981: 96) 一句時，使用成語「海誓山盟」(Lope de Vega 1997: 99)，祝福新郎新娘二人感情始終不渝，白頭偕老；而在 TM1 中，譯者也使用成語「百年偕老」(Lope de Vega 1962: 96)，冀望新人感情長長久久。另外，在 "Llevan a entrambos difuntos" (Lope de Vega 1981: 148) 的翻譯上，在 TM1 中，譯者使用「魂歸地曹」(Lope de Vega 1962: 96) 一詞，使得語句更加通俗，因為在傳統中華文化中，人過世後都會到陰曹地府，此處以這種翻譯形式更能使讀者理解語句情境。



例 9: TO: Vivan muchos años juntos los novios, ruego a los cielos,y por envidia

ni celos ni riñan ni anden en puntos.Llevan a entrambos difuntos,de puro  
vivir cansados.¡Vivan muchos años! (148)

TM1:我向上天祈求，讓新婚夫婦**百年偕老**，沒有嫉妒，沒有氣惱，沒有口角，也沒有  
吵吵鬧鬧，一直到活膩了，一同**魂歸陰曹**，恩恩愛愛，白頭到老。(96)

TM2:我來祈求上帝，讓新郎新娘**海誓山盟**，永不分離，沒有妒忌，沒有猜疑，沒有吵  
架，沒有爭執，待他們純粹活得累了，就把他們收到天國去。願他們相親相愛，  
共同完成人生之旅。(99)

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眾人在祝福 Frondoso 與 Laurencia 時所唱的歌曲"  
Acercóse el caballero,y ella, confusa y turbada,hacer quiso celosías de las intrincadas  
ramas;mas como quien tiene amor los mares y las montañas atraviesa fácilmente." (Lope  
de Vega 1981: 150)中。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手足無措」(Lope de Vega 1997:  
101)去形容女子驚慌失措、神色慌張的神情。然而在同句中，譯者亦誤用「把」  
之語法，像是「男人一旦慾火燃燒，高山大海也難以把他阻擋。」(Lope de Vega  
1997: 101)一句並不符合中文文法，此處若譯為「男人一旦慾火燃燒，高山大海  
也難以阻擋他。」將較為通順。另外，在 TM1 中，「打算把密茂的枝葉，當成  
百葉窗遮擋。」(Lope de Vega 1962: 98)一句亦出現相同的問題，若將之譯為「打  
算用密茂的枝葉，當成百葉窗遮擋自己。」較佳，因原句缺乏受詞，會使讀者  
無法理解語句含意。

而當 Frondoso 為了見到 Laurencia 一面，前往河邊去找她時，Laurencia 出  
於擔憂，提醒 Frondoso 所說的"...que murmura el pueblo todo,que me miras y te miro,y  
todos nos traen sobre ojo." (Lope de Vega 1981: 117) 一句亦是。在 TM1 中，譯者  
以「眉目傳情」(Lope de Vega 1962: 43)，表達兩人之間的情愫；而在 TM2 中則  
是使用「眉來眼去」(Lope de Vega 1997: 40)。此外，在 TM2 中，譯者也使用成  
語「竊竊私語」(Lope de Vega 1997: 40)來形容村民們對於他們的咕囁及低語。  
然而 TM1 中的「另眼相看」(Lope de Vega 1962: 43)為誤譯。因為「另眼相看」  
的意思為「用特別的眼光或態度相待，以示重視或歧視。」但是原文中並未提

及村民們有以這樣的眼光看他們，只提及村民們都會看他們，或是注意他們。而在 Frondoso 對 Laurencia 表示自己冒著危險，只為了見她時所說的"la vida, cuando te oigo"(Lope de Vega 1981: 118)一句中。若將此句直譯，意思為「當我聽到你的聲音時，我就有了生命」。TM2 將這種情感譯為「神采奕奕」(Lope de Vega 1997: 43)，形容 Frondoso 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的狀態實為合適。此外，當 Laurencia 對 Frondoso 表示自己一定會嫁他為妻，所說的"...fía que ha de tener ser, Frondoso, tu mujer buen suceso" (Lope de Vega 1981: 141)亦然。在 TM1 及 TM2 中，譯者皆以祝賀結婚之成語，如：「百年之好」(Lope de Vega 1962: 84)及「天作之合」(Lope de Vega 1997: 85)去形容。然而，在 TM1 中出現了誤譯，因為動詞"fía"(相信)之主詞為 Frondoso，而非 Laurencia 自己，因此，語句應譯為「請你相信我，弗倫多索」而非「我相信，弗倫多索」(Lope de Vega 1962: 84)。而在 Frondoso 向 Esteban 坦承自己對於 Laurencia 的愛慕之情，並懇求他將 Laurencia 嫁給他時，說的"Pues señor, con el seguro del amor que habéis mostrado, de Laurencia enamorado, el ser su esposo procuro." (Lope de Vega 1981: 143)一句亦出現相同情況。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肺腑之言」(Lope de Vega 1997: 89)，形容 Frondoso 向 Esteban 所言皆出自內心的情緒。

在翻譯 Comendador 所說的話時，譯者亦使用成語以使得語句更加優美，但在此處因 Comendador 的性格較為粗鄙，雖然在翻譯上雖然不影響句意，但若使用過多的成語反而會使得讀者認為 Comendador 的修養極佳。像是在 Comendador 對於 Laurencia 表示她對於自己不理睬，這樣的態度有辱於上帝賜給她的美貌時所說的"Aquesos desdenes toscos afrentan, bella Laurencia, las gracias que el poderoso cielo te dio, de tal suerte, que vienes a ser un monstruo." (Lope de Vega 1981: 119)時便是如此。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沉魚落雁」(Lope de Vega 1997: 48)加強形容 Laurencia 的美貌，使得詞藻更加華美，而在 TM1 中，譯者則簡單以「嬌豔」(Lope de Vega 1962: 49)一詞書寫。

而當 Comendador 向 Flores 抱怨 Esteban 說話滔滔不絕、口若懸河，使他感到厭煩時，所說之"¡Oh, qué villano elocuente!"一句亦是。原文的 elocuente 一字之意為「有口才的」，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能言善辯」(Lope de Vega 1997: 62)

去形容這樣的狀態，而在 TM1 中，譯者則是直接將之譯為「話太多」。另外，當 Comendador 在指示 Ortuño 和 Flores 要怎麼處置 Mengo 時所說的"Que lo azotéis.Llevadle, y en ese roble le atad y le desnudad,y con las riendas..." (Lope de Vega 1981: 139)一句也出現相同的情況。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皮開肉綻」(Lope de Vega 1997: 80)形容抽打的力道之大，並以「哭爹叫娘」(Lope de Vega 1997: 80)去形容抽打致使的疼痛感，使得語句變得生動，讓讀者彷彿身歷其境。由上述幾個例子，我們可以發現 TM2 的譯者在翻譯 Comendador 所說的語句時較習慣使用成語，而 TM1 的譯者則是習慣將語句以較口語的方式直譯，營造俚俗感。

在描述 Comendador 的惡行惡狀時，我們可以發現當羊泉村的參議員 (Regidor)和 Esteban 在談論 Mengo 被打的慘況時說了" No hay negra bayeta o tinta como sus carnes están." (Lope de Vega 1981: 142)。在 TM2 中，譯者使用成語「慘不忍睹」(Lope de Vega 1997: 87)去形容傷口狀況。而在 TM1 中，譯者則是將語句直譯為「墨水和黑呢子都比不了」(Lope de Vega 1962: 85)，在意思上並無錯誤，唯前句的「皮青肉紫」(Lope de Vega 1962: 85)已將傷口顏色描述出來。而在 Pascuala 聽到 Jacinta 向他請求幫助，免於受 Comendador 欺凌時所說的"yo no soy hombre que te pueda defender"(Lope de Vega 1981: 137)一句亦然，若是將此句直譯，意思為「我不是男人，無法保護你」。但在 TM2 中，譯者將之譯為「我不是男人，對你愛莫能助」(Lope de Vega 1997: 76)，在此段譯文中，譯者使用成語「愛莫能助」，使語句變得更加優美。

在描述 Laurencia 的勇敢以及巾幗英雄之性格時，譯者亦使用大量成語進行翻譯，使得語句更加華美，並使得字句更加生動。像是當 Laurencia 跟村裡女人們在討論要去反擊 Comendador 時所說的"Ir a matarle sin orden.Juntad el pueblo a una voz; que todos están conformes en que los tiranos mueran." (Lope de Vega 1981: 161)便是。我們可以發現在 TM1(Lope de Vega 1962: 114)和 TM2(Lope de Vega 1997: 121)中皆出現了成語「齊心協力」，用以表達村民們團結一心，同心協力之感。而在她呼籲村裡的女人一同起身對抗 Comendador 時所說的:"¿No veis cómo todos van a matar a Fernán Gómez,y hombres, moços y muchachos furiosos al hecho corren? ¿Será bien que solos ellos de esta hazaña el honor gocen? Pues no son de

las mujeres sus agravios los menores."一句亦然。在 TM1 及 TM2 中，皆使用成語如：「怒氣衝天」(Lope de Vega 1962: 114-115)、「怒不可遏」(Lope de Vega 1997: 122)來表達憤怒的情緒。此外，在此例句中也出現了古西文字 moços，現今用字為 mozos(男孩)。另外，在 TM2 中，譯者也出現翻譯腔的問題，將語句直譯為「難道這場偉業的光榮，只配他們享去」(Lope de Vega 1997: 122)，在此處若將語句譯為「難道只有他們能享受這場偉業的榮譽」較為適當。另外，當 Laurencia 對於村民不設法營救她時所作出的指控時所說的："¿Vosotros, que no se os rompen las entrañas de dolor, de verme en tantos dolores?" (Lope de Vega, 1981: 159) 一句亦然。在此例句中，我們可以發現在 TM1 中，譯者使用了成語「心如刀割」(Lope de Vega 1962: 111)；而在 TM2 中譯者則使用了「心急如焚」(Lope de Vega 1981: 118)。值得注意的是，「心如刀割」一詞所要表達之意為極其痛苦或悲傷，但心急如焚以形容非常著急的狀態，若深究原文意涵，應將語句譯為「心如刀割」較為合適，因為原文的"dolor"一詞之意是「痛苦」。

### 3.2 運用俗諺進行翻譯

此類語句使用俗諺進行翻譯，雖大多數人常會認為諺語並不如成語般優雅，但因其具備俚俗感，反而能拉近讀者與文本之間的距離。此外，因為俗諺為某一語言透過文化習俗等而產生，因此用此形式進行翻譯也能使讀者更能理解文本。

例 10 為當 Comendador 跟他的部下 Flores 談論到團長是否知道他時，Flores 在評論團長時所說的話。在 TM1 中，雖譯者使用了「他是初生犢兒，不怕虎」(Lope de Vega 1962: 5)一句，巧妙將中文諺語運用在譯文。然而，asombrar 的意思為「感到驚訝」，並無「害怕」之意。而在 TM2 中，譯者雖有將後句的「感到驚訝」正確翻譯，然在前句中，譯者使用「少年持重」一詞，意指「某人雖然年輕，卻很穩重。」但在原句其實無法辨別，因原句中"muchacho"(Lope de Vega 1981: 82)，意為「男孩」，此處無法得知意涵。

例 10 TO: Es muchacho, no te asombre.(82)

TM1:他是**初生犢兒**，不怕虎。(5)

TM2:他是少年持重，您見了不必吃驚。(4)

而當 Laurencia 和 Pascuala 說到隊長的僕人如何試圖打動她，所說的 "Dijéronme tantas cosas de Fernán,su señor,que me pusieron temor;mas no serán poderosas para contrastar mi pecho." (Lope de Vega 1981: 92) 一句亦然。在 TM1 中，譯文為：「他們對我說起他們的老爺費爾南如何如何，信口開河，想嚇倒我，但是他們費盡牛勁，也休想打動我的心。」 (Lope de Vega 1962: 16) 但「費盡牛勁」一詞為中國大陸的說法；在台灣較常用的說法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而在 TM2 中，譯者則是將 Comendador「費爾南」名字誤譯為「費爾南多」 (Lope de Vega 1997: 14)，除了此處，其餘翻譯並無問題。另外，當 Laurencia 叫 Frondoso 不要詛咒 Comendador，因為越詛咒他，他活得越久時說了 "Tente en maldecir,porque suele más vivir al que la muerte desean." (Lope de Vega 1997: 84)。我們可以發現在 TM2 中，譯者使用中國傳統諺語「一咒十年旺」 (Lope de Vega 1981: 141)，使得語句更加俚俗，但因在台灣並沒有這個諺語，因此讀者在閱讀時，可能會無法發現譯者在翻譯時的巧思。而當 Mengo 聽到 Esteban 和 Barrildo 都提議要反攻 Comendador 時，說了 "Mirad, señores,que vais en estas cosas con recelo." (Lope de Vega 1981: 147)。在 TM2 中，譯者在翻譯上使用了諺語「三思而後行」 (Lope de Vega 1997: 115)。然而，「三思而後行」一詞是出自於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其中的季文子是魯國的大夫，做事情過分小心，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聽到他這種做事的態度，便說：「再，斯可矣！」亦即，孔子認為季文子做事過分小心，思慮太多，所以孔子說：「再思考一次就可以了。」然而，現今大家所理解的「三思而後行」之意為「行動前要多次思考」。雖有上述爭議，但有鑒於這是現今大多數人對於此句諺語之理解，故在此使用此諺語也未嘗不可。

### 3.3 小結：「歸化」、直譯與誤譯之分析

由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原文非為慣用語，譯文為慣用語的翻譯上，TM2的譯者較習慣使用成語進行翻譯；而TM1的譯者則使用直述之語句較多。此外，TM1和TM2的譯者皆有使用諺語進行語句的翻譯，透過這種譯法，不僅能使讀者更加能夠貼近文本，也能增進讀者對於文本的理解。在翻譯技巧上，兩者皆使用了「歸化」的技巧，使得語句更貼近讀者，但仍有幾處在翻譯上，出現了「誤譯」的情形，抑或是讀者未能將語句意涵表達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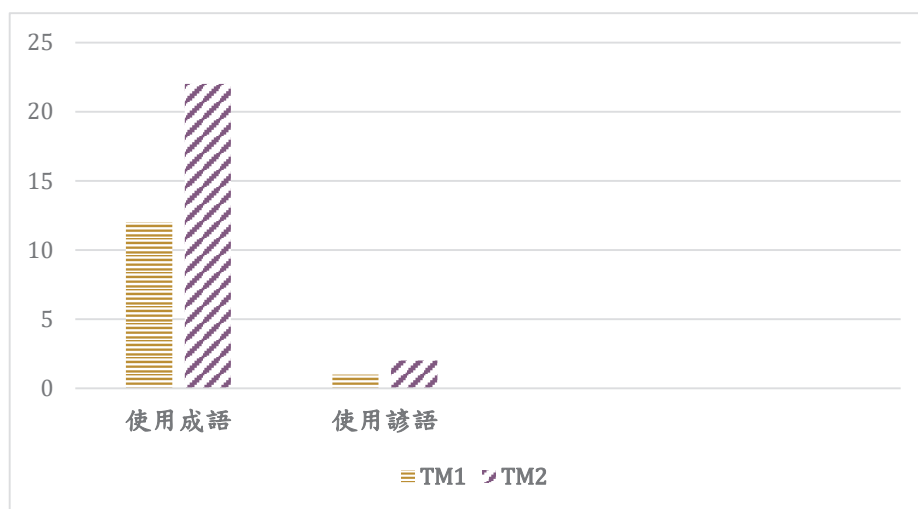


表 3. 原文非為慣用語，譯文為慣用語之情形

### 三、結語

在本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翻譯技巧上，TM1 和 TM2 的譯者大多使用「歸化」的技巧，使得語句更貼近讀者，使得讀者在閱讀上更為流暢。具體而言，在原文為慣用語，譯文也為慣用語的翻譯上，TM1 的譯者使用成語進行翻譯的情況較 TM2 的譯者為多。然而，在原文為慣用語，譯文為非慣用語的例句中，兩本譯本皆出現了數例未正確翻譯之情形，兩者相比，TM2 的譯者將語句意涵正確呈現之比例又比 TM1 高。若從翻譯技巧之層面切入，我們可以發

現兩譯本的譯者在翻譯時大多皆採用「異化」技巧，將原文直譯，也因而無法呈現出其意涵抑或是辭彙本身之雙關意思。此外，讀者亦可能因文化知識之缺乏，甚至是因為各地風俗民情不同而產生在閱讀上的障礙。具體而言，在雙關語句的翻譯上，TM1 和 TM2 的譯者出現錯誤的句數相當，然而在諺語意涵的呈現上，TM2 譯者的翻譯較 TM1 佳。最後，在原文為非慣用語，譯文為慣用語的例句中，譯者皆使用了中文較為俚俗的用法，使得語句更加貼近讀者，也增進讀者對於文本的理解。另外，我們亦可發現在翻譯時，譯者也會使用成語來翻譯非慣用語的語句，使得詞藻變得更加華美，然而，我們仍應注意這樣的譯法是否會使得語句跟人物的個性脫節，倘若角色之設定為一位農民或是平民百姓，但其所說之語句卻出現大量的成語，也將會造成設定上的矛盾。我們發現在原文為非慣用語，譯文為慣用語的例句中，TM2 的譯者較習慣使用成語進行翻譯；而 TM1 的譯者則使用直述之語句較多。總結來說，TM1 雖忠於原文形式，當原文為慣用語時，譯文也使用慣用語，然原文意涵呈現的正確度卻不如 TM2。而 TM2 將一般的敘述文字譯為慣用語，則可推敲出此譯本並不拘泥於原著文字形式，傾向於以傳達原著之文字意涵為首要考量。

#### 四、參考文獻

- Cervantes Saavedra, M. de (1965). *Novelas Ejemplares*, Madrid: Espasa-Calpe.
- Gideon, T.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ope de Vega, F. (1981). *Fuenteovejuna*, Madrid: Cátedra.
- Vargas Llosa, M. (1977). *La tía Julia y el escribidor*, Barcelona: Seix Barral.
- 洛佩·德·維加 (Lope de Vega), 1962 年,《羊泉村》,朱葆光譯。北津人民出版社。
- 洛佩·德·維加 (Lope de Vega), 1997 年,《羊泉村》,尹承東譯。重慶出版社。
- 胡功澤 (1994),《翻譯理論之演變與發展:建立溝通的翻譯觀》,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吳澤義, 1985 年,〈維加和他的傑作羊泉村〉。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5 年第 4 期, 頁 80-83。
- 郭建中, 2009 年,〈異化與歸化:道德態度與話語策略—韋努蒂《譯者的隱形》第二版評述〉。中國翻譯, 2009 年第二期。頁 34-38。
- 馮全功, 2019 年,〈試論歸化和異化的生成動因與三個層面〉。中國翻譯, 2019 年第 4 期, 頁 5-13。
- 羅選民, 2004 年,〈論文化/語言層面的異化/歸化翻譯〉。外語學刊, 2004 年第 1 期, 頁 102-106。

本論文於 2020 年 10 月 15 日到稿, 2020 年 11 月 23 日通過審查。